

黃春明  
作品集  
07

# 九變一陽



## 九彎十八拐

作 者／黃春明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叢書副總編輯／杜晴惠

視 覺 總 監／周玉卿

專 案 編 輯／張晶惠 蔡佩錦 李香儀 陳維信

美 術 編 輯／戴榮芝 林佳瑩

特 約 美 編／曾綺惠

封 面 題 字／董陽孜

封 面 繪 畫／黃春明

篇章頁視覺／黃國珍

協 力 編 輯／李幸娟 梁竣瓊

校 對／李幸娟 吳如惠 陳維信 張晶惠

法 律 顧 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 版 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 話／(02) 27666759・27634300轉5107

傳 真／(02) 27491208 (編輯部)、27567914 (業務部)

郵 撥 帳 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 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udngroup.com

印 刷 廠／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231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
電 話／(02) 29178022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 版 日 期／2009年5月 初版

2009年5月15日 初版三刷

定 價／280元

copyright © 2009 by Chun-ming Huang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黄春明作品集

07





# 九彎十八拐

● 黃春明／著

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
| 010 | 總序 聽者有意  |
| 013 | 金豆       |
| 017 | 心裡的桃花源   |
| 021 | 落幕後的漣漪   |
| 025 | 感官與文學    |
| 029 | 童玩劫      |
| 033 | 穿鴨裙的老農夫  |
| 036 | 一隻便秘的老鼠  |
| 040 | 詞彙膠囊的見證  |
| 043 | 寵壞自己的暴發戶 |
| 047 | 打一個比方    |

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050 | 城鄉的兩張地圖 |
| 056 | 臃腫的年代   |
| 059 | 你猜！     |
| 063 | 同舟不共濟   |
| 066 | 銘謝賜炮    |
| 070 | 鄉愁商品化   |
| 074 | 廢話產業    |
| 077 | 一朵花的背後  |
| 080 | 再見吧！母親節 |
| 083 | 吞食動詞的怪獸 |
| 086 | 走！我們消費去 |
| 089 | 老鷹不老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094 | 欣賞素養不重要嗎？ |
| 097 | 寂寞的豐收     |
| 100 | 眉刷刷眉      |
| 103 | 玻璃家庭      |
| 107 | 飯桌上的對話    |
| 110 | 塞怕了沒？     |
| 113 | 高速公路變奏曲   |
| 119 | 臉上的風景     |
| 122 | 照鏡子       |
| 125 | 人鼠之間      |
| 128 | 時時刻刻      |
| 132 | 擬似環境 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35 | 沉默的玫瑰花      |
| 138 | 輕言之前        |
| 141 | 多元社會二分法     |
| 145 | 流浪者之歌       |
| 148 | 名正          |
| 154 | 幽他一默        |
| 157 | 高臺多悲風       |
| 161 | 愛心是非題       |
| 165 | 點心的尊嚴       |
| 168 | 生命 怎麼教育？    |
| 171 | 討厭與討厭的距離    |
| 174 | 文化生活不等於藝術活動 |

177 低級感官

180 偶戲偶感

183 立什麼樣的人的傳？



總序

# 聽者有意

黃春明

為自己的小說集寫一篇序文，本來就是一件不怎麼困難的事，也是禮所當然。然而，對我而言，曾經很認真地寫過一些小說，後來寫寫停停，有一段時間，一停就是十多年。現在又要為我的舊小說集，換了出版社另寫一篇序文，這好像已經失去新產品可以打廣告的條件了，寫什麼好呢？

在各種不同的場合，經常有一些看來很陌生，但又很親切的人，一遇見我的時候，親和地沒幾分把握地問：「你是……？」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他也笑著接著說：「我是看你的小說長大的。」我不知道他們以前有沒有認錯人過，我遇到的人，都是那麼笑容可掬的，有些還找我拍一張照片。我已經七十有五的老人了，看他們稍年輕一些的人，想想自己，如果他們當時看的是〈鑼〉、〈看海的日子〉、〈溺死一隻老貓〉，或是〈莎啞娜啦·再見〉、〈蘋果的滋味〉等等之類，被人歸類為鄉土小說的那一些的話，那已是三、四十年前了，算一算也差不多，我真的是老了。但是又有些不服氣，我還一直在

工作，只是在做一些和小說不一樣的工作罷了。這突然讓我想起么兒國峻，他念初中的時候，有一天我不知為什麼事嘆氣，說自己老了。他聽了之後跟我開玩笑地問我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這一句話用閩南語怎麼講。我想了一下，用很標準的閩南讀音唸了一遍。他說不對，他用閩話的語音說了他的意思，他說：「老是老還有人比我更老。」他叫我不要嘆老。現在想起來，這樣的玩笑話，還可以拿來自我安慰一下。可是，我偏偏被罩在「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」這句俗諺的魔咒裡。

當讀者純粹地為了他的支持和鼓勵說：「我是讀你的小說長大的」這句話，因為接受的是我，別人不會知道我的感受。高興那是一定的，但是那種感覺是錐入心裡而變化，特別是在我停筆不寫小說已久的現在，聽到這樣的善意招呼，我除了難堪還是難堪。這在死愛面子的我，就怕怕打針的人，針筒還在護士手裡懸在半空，他就哀叫。那樣的話，就變成我的自問；怎麼不寫小說了？江郎才盡？這我不承認，我確實還有上打以上的題材的好小說可以寫。在四十年前就預告過一長篇《龍眼的季節》。每一年朋友，或是家人，當他們吃起龍眼的时候就糗我，更可惡的是國峻，有一次他告訴我，說我的「龍眼的季節」這個題目應該改一改。問他怎麼改。他說改為「等待龍眼的季節」。你說可惡不可惡。另外還有一篇長篇，題目「夕陽卡在那山頭」，這一篇也寫四、五十張稿紙，結果擱在書架上的檔案夾，也有十多年了，國峻又笑我亂取題目。「看！

卡住了吧。」要不是他人已經走了，真想打他幾下屁股。

我被譽為老頑童是有原因的，我除喜歡小說，也愛畫圖，還有音樂，這一、二十年來愛死了戲劇，特別把兒童劇的工作，當作使命在搞。為什麼不？我們目前臺灣的兒童素養教材與活動在哪裡？有的話質在哪裡？小孩子的歌曲、戲劇、電影、讀物在哪裡？還有，有的話，有幾個小孩子的家庭付得起欣賞的費用？我一直認為臺灣的未來就在目前的小孩子，因為看不出目前的環境，真正對小孩子成長關心，所以令我焦慮，我雖然只有棉薄之力，也只好全力以赴。這些年來，我在戲劇上，包括改良的歌仔戲和話劇，所留下來的文字，不下五、六十萬字。因而就將小說擱在一旁了。

這次一起出八本集子，舊有的四本小說集和一本散文集子，新出的另外三本是這幾年來，忙中抽空寫的零星幾篇小說，還有以前沒收錄的小說，加上一些散文，其中寫作時間較密集的方塊專欄；它們是《九彎十八拐》、《沒有時刻的月臺》和《大便老師》。

非常感謝那一些看我小說長大的朋友，謝謝聯合文學的同仁，沒有他們逼我，我要出書恐怕遙遙無期。我已被逼回來面對小說創作了。

## 金豆

請原諒我，今天的專欄我想談一談私人的事。再過幾天就是么兒國峻三週年的忌辰。要是在平時，偶爾想起他的時候，還可以藉工作的忙碌，或是其他的事，將想念他的心攔在一旁。但是這個月來，再怎麼忙，或是處在必須專注的情形下，想念他的心，卻常乘虛而入，甚至於轉化到毫無相關的事情上面讓你想他。

六月九日，我在宜蘭指導的復興國中少年劇團，他們在蘭陽女中的大禮堂演出我編導的《小駝背》。這裡我得首先對劇情做個簡單的介紹。小駝背在鎮上是一個無倚無靠的小孩。一個人住在一只廢棄的涵管裡面：因為涵管裡頭的弧度，正好可以讓他靠背。

在現實的世界大家都叫他小駝背，經常遭受野孩子欺負他，他沒爹沒娘，沒有朋友，也要成為譏笑小駝背的理由。有一次小駝背驕傲地捧著一隻烏龜回答野孩子說：

「有！這一隻烏龜，還有一隻貓咪，牠們是我最好的朋友。」當然這樣的回答，只能引起野孩子更想欺負他的興趣。

在任何殘酷的現實環境裡，總是會有幾個溫暖的人，小駝背終究遇到兩個同情他的小朋友。當小駝背交到這兩位朋友的同時，他自己也找到一個可以逃避現實的地方，那即是一個駝背鎮：那裡的人沒有一個不駝背的。在那裡小駝背不但不會被欺負，還遇到爺爺和姊姊金花。原來這個駝背鎮是在夢境裡，只要小駝背一闔上眼作夢就回到駝背鎮。因此，小駝背就變得愈來愈愛睏覺，對他來說，好像沒有別的事比睡覺更重要。小駝背每次作夢回來，都會介紹駝背鎮的事讓他的朋友聽。「……駝背鎮的所有椅子、床，凡是背部需要靠的地方，都變得讓人靠上去就覺得很舒服。我只有回到駝背鎮、睡在那床上，才有真正平躺下來的感覺。在這裡我只有蜷曲著身軀側睡。」小駝背還得意地指著天邊的新月，「看！我睡的小床就和那一枚新月一樣，我像睡在白色的小船上，搖啊搖地，好舒服啊！」有一天，這兩位朋友去找小駝背的時候，他們已叫不醒他了。

他們從涵管一個抱貓、一個抱烏龜鑽出，傷心地說：「小駝背回到駝背鎮去了。」「他不會回來了……」落幕前的終場，一枚潔白的彎彎新月，懸掛在深藍的天上，下方即是站在涵管前，各抱貓咪和烏龜的小孩，他們仰望著天上的新月，長叫了一聲小駝背的名字：「金——豆——！」就定格不動，燈漸暗，幕緩緩落下。這一幕從排演，到去

年黃大魚兒童劇團，到縣內縣外巡迴九場，已經看了不下幾十遍，我還特意營造要觀眾感動的氣氛；這效果是達到了，連我自己每次看了小駝背的結局，都會感動不已。可是九日的這一場演出，當我聽到臺上的兩個小孩說：「金豆回到駝背鎮去了，他不會回來了。」的時候，我竟然想起國峻，一時強烈地難過起來，要不是看到滿場的學生觀眾，我想我一定會失態。我抑住激動，淚水在鼻子裡面逆流讓我嚥下。

這裡有個小祕密。小駝背在駝背鎮找到他的名字叫金豆，這是有由來的。國峻在桃園軍用機場的警衛連當班長，他們的任務就是看飛機。國峻的班裡，有一位平時看來就有點失神的士兵，有幾個夜晚站衛兵都出了同樣的狀況：他站完衛兵之後，沒去找接班的人，自己一個人找個角落去躲起來。長官總是發動全連的士兵去找他。有一次找到的時候，當場被好幾個弟兄圍起來拳打腳踢。不久這位士兵請假回家之後，在桃園的一家旅館自殺了。經過訪問調查才知他的父親已死，母親子宮癌末期，大哥入獄，妹妹被拐跑，家境十分困難。這就是他在軍中失神的原因。國峻一日回來，偷偷在自己的房間裡哭泣，經我們一問，他才把那位士兵的故事說出來。國峻還抽噎著說：「陳金豆好可憐。」問他誰是陳金豆？他說是那位士兵的名字。那時候我正在寫《小駝背》，當我寫到小駝背回到駝背鎮找到他的名字的時候，我很自然地就從國峻的口中借了「金豆」這個名字，安在小駝背的身上了。